



从儿子对人的态度上,我学会了公平待人,不管他是衣冠楚楚还是衣履褴褛,是施惠于你还是有求于你。

新语随笔

听儿子的话

章新语

一般说来,家庭里是儿子“听妈妈的话”,我们家相反,是妈妈我“听儿子的话”。

儿子小时候我带他出去玩,做爸爸的会一本正经地吩咐他一句:照顾妈妈,你是男子汉。就是说,打小起他就领导我。等到他十三岁来到美国,母子相伴,他就更是以男主人的责任自担。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对我的训斥:“妈妈,别这么幼稚!”,既吃惊又好笑。可是随着他的成长,我那半认真半好玩的“听儿子的话”变成了十二分认真的“听儿子的话”。

平时家里会接到一些推销的电话,我每次都不耐烦地打断人家挂掉电话。有一次的推销电话被儿子接到,他非常耐心地听,耐心地答,最后有礼地婉谢。儿子并不是一个慢性子的人,我就吃惊地问他,为什么会如此表现。他说:“最受不了你和爸爸对推销电话的无礼。对人要公平,一般场合做得到耐心有礼,为什么对于推销的有求于你的人就不能平等对待,同样地耐心有礼呢?”儿子的这番话不但在理,而且是言传身教,我后来再也没有挂断过一个推销的电话。儿子对权威没有敬畏,对乞丐没有蔑视,打心底认为人生而平等。从儿子对人的态度上,我学会了公平待人,不管他是衣冠楚楚还是衣履褴褛,是施惠于你还是有求于你。

还有一次一起听歌。听到我不喜欢的,我说:“这首歌不好听。”儿子说:你应该说这首歌你不喜欢听。儿子进一步举例教导我:“我评论一本书,尽量避免说这本书不好或是好;而是说我喜欢这本书,或是不喜欢这本书。”是呀,大千世界多元社会,价值观审美观各不相同,可以不认同异己,可是要尊重异己。

关于生活中的顺与不顺,儿子和我分别持有科学和迷信的不同观点。我对一些小小不顺事件持欢迎态度。万事都顺总会有点于心不安,害怕因此积累一个大的不顺。来一点小不顺就有点“破财消灾”的味道,反倒让人心安了。儿子对我这套愚昧迷信的妇人之见嗤之以鼻。诘问之:“有一钢币,正面代表顺,反面代表不顺,让你丢1000次,前999次都是反,你说最后一次会丢出正还是反?”我说,积累了这么多的反,应该丢出一个正来了。儿子说:“不对!每丢一次都是百分之五十的概率得正。最后一次也不例外,不管你前面丢出的是什么。”这个要不要听儿子的话?理性说听,感性说不。

章新语

他既无法亲近鱼群,也无法脱离鱼缸,处于痛苦的两难之中。

书与人

一缸浑水 ——我看《金鱼缸》

喻灿锦

官场小说如今是热门,现在这个时期写这类小说,对作者来说无疑是把双刃剑。好处是官场小说的热点话题容易引起出版社、发行商和读者的重视和关注,文笔和故事稍好些,不难热销;缺点是这类文章如今层出不穷,而且以著名作家王跃文为代表的、以《国画》、《梅茨故事》、《苍黄》等长篇小说为经典的官场系列小说,几乎达到了一个巅峰,似乎为文学界树立了一个高高的难以逾越的山峰和屏障,想要临摹其顶,何其难也!

基于以上原因,看到卓木先生的《金鱼缸》,心想又有一位不怕死的上了!但我想,但凡有写的勇气的人,一定是有写的底气的。果不其然。小说主角魏聿明虽然以第三人称活动在故事情节中,却总令我生出作者本人穿行其间的感觉,所以读者不由得有身临其境之感。我深信作家肯定是深潜和穿梭于现实的官场之间的,不然刻画不可能如此从容和细致。

“魏聿明的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,这不就是官场吗?一个机关不就是一个金鱼缸吗?其中的每一个人不就是那一尾尾金鱼吗?一把手自然就是那个观鱼的人了。鱼儿们平时相安无事,彼此玩耍,但一旦利益来临,则闹闹拉开序幕,尔虞我诈的,强抢强要的,要尽手段的,陷害他人的,等等,鱼贯而出,粉墨登场,无一不是尽情尽形地在一把手面前表演。而观鱼者在一旁颀然捋须,带着微笑,开心把玩。看着顺眼,赏你一两粒鱼食,心情不好,饿你几天又何妨。”

看到上面这段话,我恍然大悟作家为什么取名《金鱼缸》。《金鱼缸》的书名可以称得上是点睛之笔。好似《国画》的书名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,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都借用了一种借代和比喻,形象生动地道出了官场背后的种种真谛。假如让我设计书的封面,我会在封面中央摆一个大大的金鱼缸,透过金鱼缸那像放大镜一样的玻璃,看到缸内一条条夸张变形的、黑红黄白各色的、大大小小的、人面鱼尾的“金鱼”在金鱼缸内蜂拥争食。然而有一条红红的金鱼却默默地远远地离开群居,在鱼群的边缘若即若离,若有所思。如果你看过小说,可能你就知道这条鱼的名字就叫“魏聿明”。他既无法亲近鱼群,也无法脱离鱼缸,处于痛苦的两难之中。他是这群鱼的“异类”,然而却终究摆脱不了身而为“鱼”的命运。

魏聿明当在官场上理想和抱负付之东流时,唯有大隐隐于书,胸中块垒一吐为快、一书为尽。这种人看似头脑清醒、才华横溢,却不肯将官场“厚黑学”付诸实践,随波逐流,也无法抵制歪风邪气,对抗官场潜规则,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明哲保身,修身养性。这类人在官场上混得束手束脚,千般不如意,万般无奈,典型的“笨鱼”一族。所谓自以为明白人,其实未予明(魏聿明)。

过度的管束和限制会使儿童的独立发展受影响,成年后会缺乏创造性和竞争力。

谈古论今

卡米耶与王熙凤

吴克诚

一棵大树又出两个枝,一个叫做“成就”,一个叫做“爱情”,倘若让女性朋友们择枝而栖,不知各位会停在哪一边?卡米耶·克洛代尔6岁就捏出自己的第一件雕塑,12岁拜师于阿尔弗雷德·布歇,17岁完成保尔头像,18岁创建雕塑室……正咚咚锵锵地走在阳光大道上,不想却在此时被丘比特的乱箭射中——1883年,这个有“深蓝色亮丽眼睛,垂至腰际的栗色长发,勇气十足,有优越感,逍遥洒脱”的19岁少女,遇到了又矮又胖又有妻室的43岁的罗丹,谁能想到,卡米耶一收身段,纵身一跃,放弃“成就”,栖身于叫做“爱情”的枝。

卡米耶做了罗丹15年的情人,眼见罗丹碗里的锅里的都要端,卡米耶最终无奈退出。但此时,身心俱疲的卡米耶再无心力重新展翅,不久她被家人送进了疯人院,三十年后,孤独地死在里面。

也有一些女子,分外看中“成就”,只要看到有野物跑,就想上马持枪冲上去,打一只在腰里。王熙凤就是这样的女子。

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在成就动机的研究中做出了开拓性贡献,他研究发现,一个人的成就动机跟家庭的教养方式有密切关系:如果家长对子女的自律训练严格,那么他们的成就动机就强,和谐的家庭氛围,指导、劝告式的引导可使儿童的成就动机获得较好的发展。过度的管束和限制会使儿童的独立发展受影响,成年后会缺乏创造性和竞争力。

卡米耶生活的时代,雕塑还是男人的专利,少女不许接近任何男模特,只能在雕塑室里打酱油。母亲的咒骂、妹妹的抱怨,周围人的嘲笑又联手前来围追堵截,想在“成就”的枝上坚守,谈何容易?凤姐“自幼假充男儿教养”,娘家与婆家都是豪门望族,交往的也都是王公贵族,家庭的教养方式,最终让她成为一个言谈爽朗,心机深细,男人万不及其一的人物。所以,想让孩子天天向上,其中的重要一条是要看父母怎么教养。



“步升不是送给你好多衣服吗”

傍晚,我一边看电视一边削土豆皮,中国队的“裹脚”们正在场上被韩国人随便地涮。踢球的人没脾气,看球的人也没脾气。记得当年世界杯外围赛“黑色五分钟”后,我曾冲动地将饭盒掷向阶梯教室的大彩电,可现在我只是消遣,看着他们好玩。我清楚,他们跟我一样,是既没脑子又不舍得力气的废物,我骂了声废物,电话便响了。

电话是杨步升打来的,他问我在干什么,我回他说,看废物踢球。他在同我聊了几句球后便步入正题:“浩然,是这样的,今天晚上有个比较重要的社交活动,有很多重要人物参加,宴会之后还有舞会,需要大家自带舞伴,可我……”

他显然是故意停顿下来。我善解人意地说

道:“你是不是想让落雪做你舞伴?”他在电话的另一端有点不自然地笑了笑:“还是浩然你了解我。不知这样合不合适?”“有啥不合适的。没问题……”这时,落雪推门进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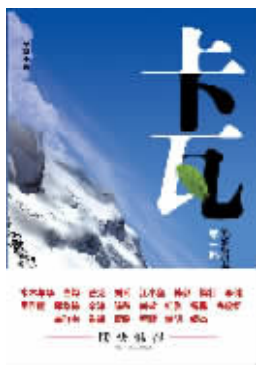
没等我再说什么,杨步升便在说了“过会儿我去接她”后,将电话挂断。“谁来的电话?”我感觉落雪好像明知故问。“还能有谁,步升专线嘛。”我说这话时竟隐隐有点醋意。“他来电说什么?”落雪拿起了一个我削好的土豆。

“他要带你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交活动。”“带我?开什么玩笑。”“不开玩笑,是真的,而且我还打了包票。”“要去你去。我可不去。”

落雪转身去厨房,我一把拉住她:“就是不给我面子,也该给步升面子吧,人家可是第一次求你。”“我是想给步升面子,可……我总不能这样去吧?”啊,原来她早已顾及到自己的装

扮,这么说,她其实想去。不知怎么的,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。“步升不是送给你好多衣服吗?”我在说这句话的瞬间蓦地感到杨步升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,也许他早就意识到,他所做的一切,会在今天或明天派上用场。

“我接受步升的礼物是出于友情,可我根本没打算……”“衣服不就是用来穿的吗?”我打断她,“以前没合适的场合,今天,就派上用场了。”我在体面地为落雪寻找台阶。其实从一开始便不是我在做她的工作而是她在做我的工作。现在,我通了,她去试衣服。我觉得人真是矛盾得可爱,你最后接受的,竟是你最初拒绝的。落雪试衣服的时候,我没去看她,而是心情烦乱地看那二十二个小孩在没完没了地追赶一个球。当我听到落雪的召唤,回头看去的时候,我的眼睛和心房便倏地被激荡了一下,落雪的光彩照亮了我。(7)



《卡瓦》
孙涌智/著
现代出版社